

中国語外来語導入への啓発*

— 日本語外来語導入の歴史経過から —

胡 振剛**¹ 郝 蕊**²

An Insight into Introducing Loan Word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from the History of Loan Words in the Japanese Language

Zhengang Hu, Rui Hao**

キーワード

中国語の外来語、日本語の外来語、漢字、翻訳

要 旨

二十世紀の八十年代に入ってから、中国は本格的に改革、開放政策を取り始めた。積極的に外資を導入し、経済の活性化を図り、外国との人的交流も盛んになり、いまは年間8000万人の中国人が海外へ出かけるようになった。海外から先端技術や最新の流行など新しい文明、文化、事象がどんどん中国へ入ってきた。それによって外来語の数も著しく増えた。それに対して中国語の将来を危惧し、外来語を規制すべきだとの声が上がった。

本稿では日本語の外来語の導入状況を例にあげ、外来語は日本語の使い方や語彙を豊富にしたことを根拠に、外来語は中国語の根底を揺るがすどころか、中国語をより豊かなものにするとの結論をつけ、外来語のありかたについて提言する。

日语外来語の輸入史对汉语外来語の启示

摘 要：汉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积极吸收别种语言的词汇成分以丰富自己而以今天为最。一种语言不会因外来词品种和数量的增多而被取代或者灭亡，以外来词丰富著称的日语的事实就是明证。从日语的发展变化客观地反映了汉字的翻译功能和极强的包容性，从而可以更加坚定我们对汉字和汉语的信心。我们应该坦然面对外来词，允许多元化外来词的存在，放心地将外来词的决定权交与社会。

关键词：外来词；日语；汉字；翻译

1. 引 言

傅振国先生的博客关于“保卫汉语”的话题和他给教育部长袁贵仁写信呼吁全社会应重视汉语夹杂外语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对汉语今后发展的极大关注和对汉语规范问题的讨论。2010年12月23日新闻出版总署下发的通知指出：“在汉语出版物中，禁止出现随意夹带使用英文单词或字母缩写等外国语言文字；禁止生造非中非外、含义不清的词语；禁止任意增减外文字母、颠倒词序等违反语言规范现象。汉语出版物中需要使用外国语言文字的，应当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必要的注释。外国语言文字的翻译应当符合翻译的基本原则和惯例。外国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和科学技术术语要按有关规定翻译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①可见，面对外来词的大量输入和随之而来的外来词使用、翻译等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也引发了人们对汉语今后发展的担忧。首先，我们都认同的一点就是，规范汉语绝不意味着、也绝不可能“剔除”外来词，我们面临的是应以何种心态接纳外来词的问题。我们试图从日语发展变迁的历程入手，剖析以拿来主义为手段从古至今大量输入外来词来丰富自身语言的日语，不仅未被汉语、西语所同化，反而按照自己的发展轨迹愈发丰富起来的事实，来阐明我国当今输入外来词的方法虽呈多元化趋势，但不可能撼动汉语的坚实根基。此外，汉语自身也曾有过接受大量输入外来词、丰富词汇的历史。在中日外来词输入过程中，汉字都体现出了巨大的包容力和造词能力。

2. 中日外来词史回顾

正如人们所知，日语是接受外来词多的语言，历史上汉语词的输入量极大，以至于日本人都把

* Received January 24, 2013

**¹ 長崎ウエスレヤン大学 現代社会学部 外国語学科, Facult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Studies, Nagasaki Wesleyan University, 1212-1 Nishieida, Isahaya, Nagasaki 854-0082, Japan

**² 天津師範大学 訳審 (教授相当)

汉语词当作外来词对待，现当代日本又面临西语外来词泛滥的局面。日本语言学家金田一春彦称日语是词汇量非常大的语言，且现代日语中使用的除了和语词以外，大多来自中国的汉语词和来自欧美的西语词。^②

那么，日本是以何种心态、如何接受外来词的呢？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就要想到汉字的输入。

不用说，在汉字输入到日本之前，日语已经存在了。作为语言的基本条件：发音、词汇、语法等已经具备，所欠缺的是记录语言的文字，于是汉字就作为记录日语的符号被日本利用了。

据《日语的历史》（阪仓笃义 著）介绍：

日本人大约在四世纪之前没有文字，至少可以说至今还没有发现存在过文字的证据。

据《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十五年，百济王派遣名叫阿直岐的人献上两匹马，这个人精通经典，于是天皇问他：“有否比你更出色的学者？”阿直岐答曰：“有一个名叫王仁的人。”于是就邀请了王仁。转年王仁带《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来到日本，皇太子菟道稚郎子跟其学习。以此推论中国的汉字，汉文是在四世纪末、五世纪初由百济传入日本的。

日本文字的发展史就是汉字和与其相伴随的汉字翻译史。万叶假名中的音假名和日语汉字音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万叶假名分为音假名（音仮名）、训假名（訓仮名）、戏书（劇書）等类别。音假名是利用汉字的音来表示音节，如「夜麻（やま）」「可波（かは）」。音假名并非属于翻译研究的范畴，它是日语的注音符号，是将汉字表音化的用法。

万叶假名总体是用汉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但它也伴随着利用汉字的翻译活动，其另一类训假名是用日语的发音配上意义相近的汉字，即汉字的发音和日语读法不对应。这一做法就应属于翻译研究的范畴了，因为在选择与日语发音相匹配、意义相近的汉字过程就需要对汉字意义有所了解，意味着两种语言的转换，这个过程是词、词素的翻译过程。训假名现象似乎有点像翻译研究中的“借用”，“借用被界定为直接翻译[Direct Translation 4]，在这种翻译中源文本成分被‘平行’的目标语成分所代替（1958：46；1958/1995：31）。维纳与达尔贝勒纳将这一过程描述成最简单的翻译类型，因为它只将源语词转移到目标文本，而无须作出任何改动。^③它虽属于最简单的翻译类型，或称不完整的翻译，但仍属翻译研究的范畴。“训即是对汉字的和译（和解），这种翻译或曰对应，基本上是以二者意义

上的相近或相关性为纽带的。^④

可见，汉字训读无疑是汉字的日译，是取汉字的字义按日语固有读法发音，汉字起到的虽也是标记作用，但翻译的成分已存在。人们在训读的过程中完成了对汉字的认知，同时既接受了这一记录汉字的符号又完成了汉字日译，最终逐渐化为日语自己的东西。基于日本对汉字的理解，奠定了他们日后用汉字译词、造词的基础。

训读是以汉字意义和日语意义相近或相关为前提，所以必然造成日语意义的扩充和增加，它丰富日语词汇的作用已经存在，但输入的汉语词量并不大，之后的汉字音读，才是汉语词的大量输入。

日本翻译研究家柳父章先生称汉字引入是日语独特翻译法的核心。他说：“汉字的音读是伴随着汉字的输入开始的，不久训读尾随而至，《万叶集》就出现于训读发展的高潮中。之后，音读又再次盛行，此时的音读和先行的训读并驾齐驱，最终形成了日语独特的音读、训读双重读法。我认为这是形成从古代以来，直至现代日语独特翻译法的核心。”^⑤在此他所说的“汉字的音读”，我们理解应多指万叶假名中的“音假名”，其中也不乏汉字的音读。

虽然训读有翻译作用，但其主要作用还是用于标记日语，所以整体说来，日本上代词汇里汉语词很少，汉语词大量输入日本是在中古，此时，“大量汉语词以字音词（字音語）音读形式被纳入日语词汇中”。^⑥汉语音读起初是以真正外来词形式硬搬到日语中的，它还以派生和复合的方式产生了大量的形容词和形容动词，丰富了日语的词汇，可以理解为“外语”，但是，由于日本人对汉字的认同，他们对这些汉语音读词有着特殊的感受“从音的方面来看，被音读、固定在日语中的汉字，出现在日语文本中时，它会使人觉得有些耳生、但又具有特殊效果。这些词语起到的效果和熟悉的大和词汇不同，然而，人们意识不到它和土著词语相比本来就具有外语血统，是外语。这一点似乎不可思议，事实上，这是译词的一般现象，它一旦在母语中固定下来，就不再作为血统不清的词汇对待，尽管意义并不完全明白，却被当作应该能明白的词语对待。”^⑦如果说用汉字作为万叶假名记录日语，日语从而有了自己的记录方式——文字，那么训读假名、汉字音读起到的都是翻译作用。随着汉语词对日语渗透的加剧，发展到“汉文和译”时，日本迎来了翻译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日本不仅接纳和适应了汉字的音读，而且不把汉语词看作外来词，汉语词顺利完成了日语化。不仅如此，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还依靠汉字翻译荷兰语、葡萄牙语词汇，如：「護謨（ゴム）」、「珈琲

(コーヒー)」、「骨牌(カタル)」、「煙草(タバコ)」等,对西方医学的翻译采用中国或者日本已经使用的汉语词对应翻译,如「骨、脑、心、肺、胃、血」等,就连不能意译只能音译的,都采用汉字标注的方式,如“腺”一词,起初音译为「機里爾(きりいる)」。^⑧ =这一翻译过程为日本翻译史上的第二次高潮,可见,日本让汉字充当了外译日的急先锋。

不仅如此,明治时代的翻译堪称日本翻译史上的又一高潮。日语所说的「英文和訳」是这个时期的翻译方式,汉字再次被日本巧妙利用,又一次充当了外译日的急先锋,出现了大量汉字“日译词”。

说到“日译词”,首先要解释这个概念。人们认为现代汉语词汇中有很多来自日语,这些词被称之为“日译词”。针对这一说法,近些年来已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据翟东娜主编《日语语言学》所述,语言学家王力曾指出的,现代汉语词汇中有很多来自日语、以及高名凯等所编《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收录的大量日语借词并非全部是真正的日译词,“但近20年来,经过中日两国学者的研究,证明其中有很多词汇不是来自日本,而是出自16世纪(明末)到19世纪(清末)期间西方传教士们参与翻译编纂的所谓汉译洋书及英华字典。汉译洋书及英华字典在日本得到了借鉴和应用,这些词成为日本近代新汉语词的主要来源。之后它们又‘逆输入’到我国,成为中国现代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⑨可见,出现了对日译词重新界定问题。在此,为了研究方便起见,我们还是暂且把“逆输入”的词和日本人经借鉴和应用造出的词统称为“日译词”。

日译词无论是“逆输入”的也好,还是日本创造的也好,都是汉字造词的结果,是将西语译成汉语或日语的过程中创造的新词,其中名词居多。

吉田贤辅编《英和字典》时参照了《英华字典》中现成的译词,“据统计,比例上大致每10个单词(英语词条)就有7个词使用了罗布存德《英华字典》中的译词。”^⑩但是,在翻译科学术语时,日本依然主要靠汉字词素的搭配来创造译词。

据统计,近千年来,日语中的名词增长速度最快,而明治以来名词增长速度更快,且名词的留存率很高。^⑪可以说,日本依然采用“汉文和译”的方法,即借助汉字完成了西文和译。如何看待“汉文和译”和“英文和译”二者的关系呢?

日本近代因英文和译形成了介于日语和西语之间的一种表达方式,柳父章先生称之为“翻译调日语”^⑫即“翻译体”。它是日本历史上汉文和译翻译方式的延续。只不过汉文和译翻译方式的源语是汉语,“翻译体”翻译方式的源语是西语罢了。

二者的连续性表现在都是源语和目的语一对一

的直译,汉文和译的翻译方式是汉语和日语的一对一直译;英文和译的翻译方法是西语和日语的一对一直译。英文和译当遇到目的语中没有的词时就采用汉字造词的方法,总之,汉字词是二者的主力军。但西文和译,没有完全日本化,是不完整的日译。

大正时代以后日本大改历来采用汉字翻译外来词的方式,开始大量使用片假名标记外来词,二次大战后外来词缩写也大量加入了进来。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近代,虽然他们把西学作为目标,完全转入译入西语书籍,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读懂汉学为荣、以汉学为修养标准的思想依旧存在,所以西译的“日译词”依然是汉字词。

随着日本“脱亚入欧”思潮的蔓延,日本逐渐改变了传统学术思想,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学术理念,二次大战失败后崇美思想尤其在年轻人中愈演愈烈。体现在词汇变化上就是“日译词”、以至于和语词都逐渐被音译词所替代,日本的外来词达到了泛滥的地步,这些音译词不再采用汉字音译,而是采用所谓的日语——片假名音译。

这一音译现象背后的政治思想驱使,在此不去评说,单就从翻译角度研究这种翻译现象的利弊来说,利在于从此不会再有“误译”,所有的片假名音译词汇都是“等值翻译”,但至于“语用等效”问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连字典都查不到更不用说理解其意了。但是,这种翻译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可以说利大于弊,避免了很多歧义。

现如今汉字词在日本的命运不容乐观,大有逐渐被片假名音译外来词所取代的趋势。为此,日本也采取了多项抑制外来词泛滥的政策,但根本没有控制的可能。此事本也无可厚非,因为汉字词本身就是在舶来品上加工而成,日本既然可以让汉字日语化,也许还可以让英语日语化吧。

综上所述,在强大的外来词输入下日语可以称为词汇量大的语言。当今,日本人称外来词之多到了“泛滥”的地步,在此所说的“外来词”还不含汉语词,而是单指片假名音译的西语词。熟悉日语的人都知道日语外来词泛滥的程度,它和我国外来词的数量相比无法同日而语。面对日语外来词这一景观,日本语言学家金田一春彦先生的观点着实令我们惊愕不已,他说:“我觉得可以说由于上述原因,日语从整体上来看,从系统角度说它孤立于其它语言之外,日语和其他国家语言的交流少。如此说来,大家会问‘不是从中国输入了很多汉语词吗?’也许还会问‘近来见到路上比比皆是英语又如何解释呢?’我觉得这和其他国家所接受的外来影响相比是小的。”^⑬他在列举了匈牙利接受外来词影响以至于发音都产生了很大变化后说道:“日语

在发音上几乎未受到什么影响，在词序等语法方面的本质特性也丝毫未受到影响。”^⑭在涉及汉语对日语的影响时，他承认汉语尤其在文学方面的影响至今存在，但他接着说道：“现代，特别是战后开始大量使用假名，可以说日本的文学也逐渐日本化了。所以说日语未受到其他国家的决定性影响。发音格局不但如此，语法层面也未改变。我不是没有想过还是多少受一些外国的影响、改变一些为好的问题，但是，日语的语法、日语的发音基础还是古代日语的原貌，所谓大影响是词汇的大量输入，但发音、语法等方面影响极小。”^⑮至此，我们不得不佩服日本人接受外来词的心态了，柳父章也曾就日本接收外来文化情况有过论述，他认为文化流行现象表明：“代表先进文化的异文化输入，人们总是在未知的状态下摄取，之后，在保存其异质特性中用自身的理解方法去理解，类似接受方法并非始于近代，我认为自遥远的古代开始直至近代，它都是我们大和岛国民众接收传入异文化的接收方法。”^⑯他还就日本接收外来词的方法加以论述：“古代我们借助以汉字为中心的汉字词和汉文训读的方法接受了先进的异文化观念；近代，继续将传承下来的汉字作为基础创造了许多新的二字词，并把新造的词作为主语组成句子来接收异文化思想和文化，我们确实经历了这样的过程。”^⑰日本学习先进异文化作法表现在接受外来词方面，可以说不仅态度积极，而且方法激进，强行“拿来”之后慢慢消化吸收。

相形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所受到的外来影响可算更小，汉语的发音、语法自不必说，词汇的输入历史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有几大重要时期：

我国唐代第一次翻译高潮中，佛经方面的外来词汇大量译入；在第二次科技翻译高潮和第三次思想文学翻译高潮中，科技用语、思想政治领域等方面的抽象名词大量译入。不同时期有其各自译词的方法和特点。

佛经词汇翻译以音译为主，为我国不可译外来词音译法积累了宝贵经验。唐玄奘的“五不翻”，为术语翻译指明了道路。他在翻译梵语时注意到了其相当强的本体性和文化性，不但为我们留下了“涅槃”“瑜伽”等音译名词，更重要的是对于固定和传播佛教词语以及印度文化意义重大，也为我们提供了汉字音译的经验。

如前所述，“日译词”产生于第二次科技翻译高潮的明末清初，逆输入于我国清末民初第三次思想文学翻译高潮中，在我国翻译史中是汉字译词、造词规模宏大的一次，是用汉字意译外来词的成功经验。这些“日译词”中有很多抽象词，且留存率很高，至今仍使用于我们的生活中。

在此，令我们思考的是这些词为何能够固定下来，当时以严复为代表的英译汉派也创造了相应的译词（姑且简称为“严译词”），但为何“严译词”最终输给了“日译词”未能留存下来的问题。^⑱

我们觉得“日译词”的优势在于它在逆输入之前已经经历了多次历练、淘汰。“日译词”最初产生于明代，当被日本采用时，势必已经是优选过的，当时的日本正经历着“言文一致”的语言变革期，在语言表达上追求通俗易懂，重视文章的普及性、大众性。当它们逆输入我国时又被再一次优选、优化，所以“日译词”对于普通国民来讲，具有强有力的亲和力。相形之下，严译词追求的是儒雅，大多选自古语、重视字义，这就使读者群有了极大的局限性，很难被普通百姓所接受，可以说这是严译词犯的一个大忌，它没有顾忌语言的社会影响。译词只有被大众所承认和使用，它才能有生命力、才能在众多的译法中脱颖而出、最终留存下来。

“日译词”的意译法为我们提供了译词的规则：译词一定要有亲和力，需要优胜劣汰的洗礼。

我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词汇输入，从量上说和日语相比不用说如同小巫见大巫，从本质上说日本是借用汉字帮助输入，我国则是直接利用了汉字的翻译功能和强大的包容性、造词性，从而使中日双方积累了汉字使用的丰富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日本更高一筹。

3. 相信汉字对外来词的包容力，将外来词译法的淘汰权交给社会

日语和汉语相比，从外来词汇输入来看，汉语远远比不上日语，而且汉语始终在用自己的汉字来输入，并未借助其他语言，日语则不然，它不仅输入的外来词量大，而且是在借助汉语输入。尽管如此，纵观日本输入外来词的历史，可以看出日语并未因为大量输入而灭亡，也并未引起社会两级分化，日语仍旧是日语。如此说来，金田一春彦先生的“日语未受到其他国家的决定性影响”说法是成立的，进而可以说外来词改变不了语言的本质，词汇只是语言构成的一部分，不是全部，语言的变化受多重制约，单凭词汇改变不了语言的根本。外来词汇只能起到丰富语言、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历史证明，汉语在吸收外来词方面有巨大能力，未来也会不断吸收外来词以丰富自己的表达力。汉语和外语也不应该是互相排斥的，但如何融合协调促进，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努力的问题。

我们在对汉语具有了足够的信心之后，就要放手将外来词译法的淘汰权交给社会了。外来词的输

入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进程密切相关，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随之而来的就是外来词的输入，这是语言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是行政手段所能控制的。历史上日本引入汉字、汉文，有借用汉字作为书写工具的一面，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引进当时古代中国的先进文化、社会制度、科学技术等。近代由于中国落伍于世界，日本把目光转向了经济、科技发达的欧美国家，从这些国家引进了大量的外来词。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日本对美国的仰视背景以及社会整体英语教育的普及，日本形成了说英语为时尚的社会风气，致使现代日语的外来词长期处于泛滥的程度，而且，日本不再用汉字造词，而是用其片假名音译，似乎给人要摆脱汉字束缚的印象。

日语今后的发展态势，不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我们所要意识到的是，对留存率低、时代性强的译词应该采取暂时宽容的态度，允许它们的一时流行。这类译词往往受社会发展速度的制约，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变化，它们将很快被更前卫、更具诱惑力的新词所代替。如英文略语“CEO”，我们仅就近代表示该意义的词梳理一下，就有“掌柜的、头儿、经理（社长）、老板、CEO”等，这些词都曾经是社会流行度高的词，各具时代特色，它们既反映了不同时期社会经济体的模式，也代表了当时人们心目中较高的向往。前两个称呼产生于我国自身；“经理（社长）”则来源于人们所知道的发达日本；随着其新鲜感的渐衰和我国台湾、港澳地区与内地联系的不断加强，于是乎“老板”一词风行起来；近些年，随着网络使用的普及，社会的目光、视野更加开阔，人们看到了西方新型经济体管理模式，在模仿学习中连同其称呼一起引入，人们觉得“CEO”代表了先进的管理，所以它很快家喻户晓。

翻译历史告诉我们，翻译总是由发达地区译入非发达地区，人们在担忧如此简单把类似“CEO”这样的略语拿来就用，会使汉语汉字走向危机时，我们不妨大胆地往好处设想一下，谁能保证，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不会创造出更新的经济管理体、不会给负责人起一个更新的汉语名呢？那时，也许世界各国在学习我们的同时连同这一新潮汉字词一同音译过去。如同最近看过的一部美国片，在听不大懂的英语里突然听到了“风水”一词，着实令人兴奋。

对于英文略语，从总体上说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顺应时代发展、因势利导。对于世界各国都在使用、已经国际化了的略语，我们不能、也不可能禁止使用，而且，也没有必要强行禁止。有些词极具

时代性，使用寿命虽不会很长，但一定时期世界范围内的使用频率很高，如：“SARS”为何一定要译成“非典”，我国没有人不知道“SARS”，它的时代性极强，而且，事实证明也控制不了人们使用“SARS”一词。再有诸如：“ETC”这样的略语，人们可以不分国家地区，只要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就需要识别这个略语，“ETC”对于我国来讲，它本身就是新事物，而且该略语已经国际化，如果刻意去翻成汉语，那就意味着我们要同时记住一个汉语词还要记住这个略语，不认识这个略语，在地球变小的今天，就会给生活带来很多不便。类似的略语不宜限制，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每年末需要有一个机构把国际间流行且使用频率高、在我国已被媒体使用的略语归纳、解释整理，公布于世，便于人们正确使用和理解。

翻译受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制约，人们求新的欲望影响着翻译、也影响着翻译方法。从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亲眼看到了翻译形势的变化，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英译中、中译英的天平正在逐渐走向平衡。

提到“外来词汇只能起到丰富语言、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一说，势必人们要问，那些非中非外、含糊不清的译语怎么解释？难道它们还能丰富语言、促进社会发展？这一点，我们要相信社会的鉴赏力，而且社会的鉴赏水平还是极高的。任何一个外来词的译入、直至固定下来绝非易事，它要经历漫长的历程，经过多轮淘汰，那些不被社会所认同、不被人们所喜欢的译语很快会筛掉，留下来的才是翻译精华。从“日译词”和严译词的较量可以看出，社会对于译词的要求近乎苛刻，“等值、等效”这一翻译标准自不可怠慢，似乎更深层次的便于记忆、容易上口等方面也都关乎去留。“严译词”不仅“信、达”，且“儒雅”，但终究都没能被社会认可，更何况那些非中非外、含糊不清的译语，它们自身就不具备传播能力，更谈不上生命力。社会是翻译的过滤器，我们要把选择权交给社会，遵循语言发展的规律，王德春先生在谈到语言发展规律时说：“所有语言规律都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语言不可改革。但是人们可以因势利导，利用语言规律，促使语言发展。”^⑩相信汉语的生命力，汉语终究还会是汉语，不会也不可能被其它语言所代替。

对于新外来词的翻译，我们要允许众多译法的暂时存在，坚信在众多译法的竞争中，社会自然会淘汰劣质的，将优质的保留下来。外来词的输入是行政手段控制不了的，但作为语言规范部门可以在译入方法上因势利导，有义务将多种译法公诸于世，让民众去裁定。外来词之所以存在就有其合理性，

政府不能也不可能实施行政手段强行规定译词，否则就会违背语言自身发展规律。

我国自1909年成立第一个以严复为首的科学技术语审定机构——科学名词编定馆以来，又于八十年代建立了科技名词体系。但是，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地球在变小，传统的、以意译为主的翻译方式正在面临着挑战，新的物名译法，无论我们愿不愿意，音译必然是今后发展趋势。而且，有些词必须音译，如：“Design”一词，我们将其译为“设计（图），（制作）图案”等，但是，这些译法并不能把其原有的意义表达全面，该词除了上述意义之外还表达了将环境、道路、公园等各种设施之间的协调考虑在内的“Design”，于是，有人将其音译为“黛扎银”。相比之下，虽说对该词的意译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如此音译，更不能恭维，我们丝毫不会由“黛扎银”想到其原意，更不会像“可口可乐”等译词那样，见一次、喝一次就可以终身不忘，所以“黛扎银”不可能有生存力，也不可能在汉语中固定下来。如前所述，音译并不可怕，佛经翻译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我们应该因势利导，宣传令我们骄傲的译法，音译+意译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名牌儿汽车“Benz”被译为“奔驰”、丰田的“Vios”和“Vitz”被译为“威驰”、“威姿”，它们都可以令人过目不忘，汉字的包容力足以使我们从容应对大千世界语言的变化。

日语让汉字自身的翻译功能表现了出来，作为汉字所有国的中国，要在今后的翻译中继续使之发光发热。

4. 结 语

历史上，日本依靠汉字大量引入了汉语词，明治维新以后又利用汉字完成了西语的日译，创造了大量新外来词，当今，日语又在用片假名每天都在音译着无数外来词。无疑外来词的输入加速了社会变化，虽然也带来了日语的变化，但它并没有被汉语或某一西语所替代，日语依旧是日语。面对这一先例，我们可以解除对外来词输入的高度警戒了吧，至少可以增强我们对汉语今后发展的信心了。在文章最后让我们借助柳父章的说法再来佐证“外来词不能撼动汉语”的观点，他说：“关于翻译所带来的变化，如果历史性地去看的话，它是偶然的、是突然的，对语言来说是强制的变化，人们很快就会适应。但是，历史传统并未由此一举改变，如果从历史传统、语言传统方面考虑，这种变化是相当缓慢的，外在压力所产生的变化对于传统发展来说，似乎只是角度上的变化。”^⑩ 凭借汉字的造词能力，

今后我国自身一定会有很多新词创造出来，也必将传入世界。世界各国产生的新词，我们也应大胆地吸纳。

注：

- ①《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版物文字使用的通知》新出政发【2010】11号
- ②金田一春彦.「日本語の特質」[M]. 东京：日本广播出版协会，1993，3. 第七版，115-117
- ③Mark Shuttleworth & Moira Cowie著，谭载喜主译.《翻译研究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11. 23.
- ④翟东娜.《日语语言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5. 172
- ⑤柳父章.『近代日本語の思想—翻訳文体成立事情』[M]. 日本：法政大学出版局、2004
- ⑥翟东娜.《日语语言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5. 192
- ⑦柳父章.『近代日本語の思想—翻訳文体成立事情』[M]. 日本：法政大学出版局、2004
- ⑧陶振孝.《现代日汉翻译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7. 8-9
- ⑨翟东娜.《日语语言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5. 211
- ⑩翟东娜.《日语语言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5. 211
- ⑪翟东娜.《日语语言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5. 204-205
- ⑫柳父章.「翻訳の問題」[J].日本：『日本語・別巻—日本語研究の周辺』.1978.
- ⑬金田一春彦.「日本語の特質」[M]. 东京：日本广播出版协会，1993，3. 第七版，45
- ⑭金田一春彦.「日本語の特質」[M]. 东京：日本广播出版协会，1993，3. 第七版，45
- ⑮金田一春彦.「日本語の特質」[M]. 东京：日本广播出版协会，1993，3. 第七版，46-47
- ⑯柳父章.『近代日本語の思想—翻訳文体成立事情』[M].日本：法政大学出版局，2004
- ⑰柳父章.『近代日本語の思想—翻訳文体成立事情』[M].日本：法政大学出版局，2004
- ⑱“严译词”问题，该说法的定义、界定尚存争议，在此，指当时代表直接英译汉派的外来词译法。这类词未能固定下来也实属涉及方方面面原因，在此只是就通俗程度不能被社会广泛认可一点来说。
- ⑲王德春.《语言学通论》[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5 第一版，40

⑳柳父章.『近代日本語の思想—翻訳文体成立事情』[M].日本：法政大学出版局，2004

参考书目：

[1]《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版物文字使用的通知》新出政发【2010】11号。

[2]阪仓笃菟义.『日本語の歴史』，日本：大修馆书店，1979年11月1日。

[3]金田一春彦.『日本語の特質』[M]. 东京：日本广播出版协会，1993，3。

[4]Mark Shuttleworth & Moira Cowie著，谭载喜主译.《翻译研究词典》[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5]翟东娜.《日语语言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柳父章.『近代日本語の思想—翻訳文体成立事情』[M]. 日本：法政大学出版局，2006。

[7]陶振孝.《现代日汉翻译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8]柳父章.『翻訳の問題』[J]. 日本：『日本語・別巻—日本語研究の周辺』，1978。

[9]王宁、邹晓丽主编，王立军等著.《汉字应用通则》[M]. 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

[10]山冈洋一.『いま翻訳に求められていること』[J]. 日本：「翻訳通信」第35号，2005年4月号。

[11]王德春.《语言学通论》[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12]傅振国.《英语，正在深度侵入汉语——300年后汉语会消亡吗？》文汇报：2010年2月28日第8版。

[13]程裕祯.《汉语该如何对待外来词》《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4月29日第1版。

